

高曆

孫月峰先生文

諱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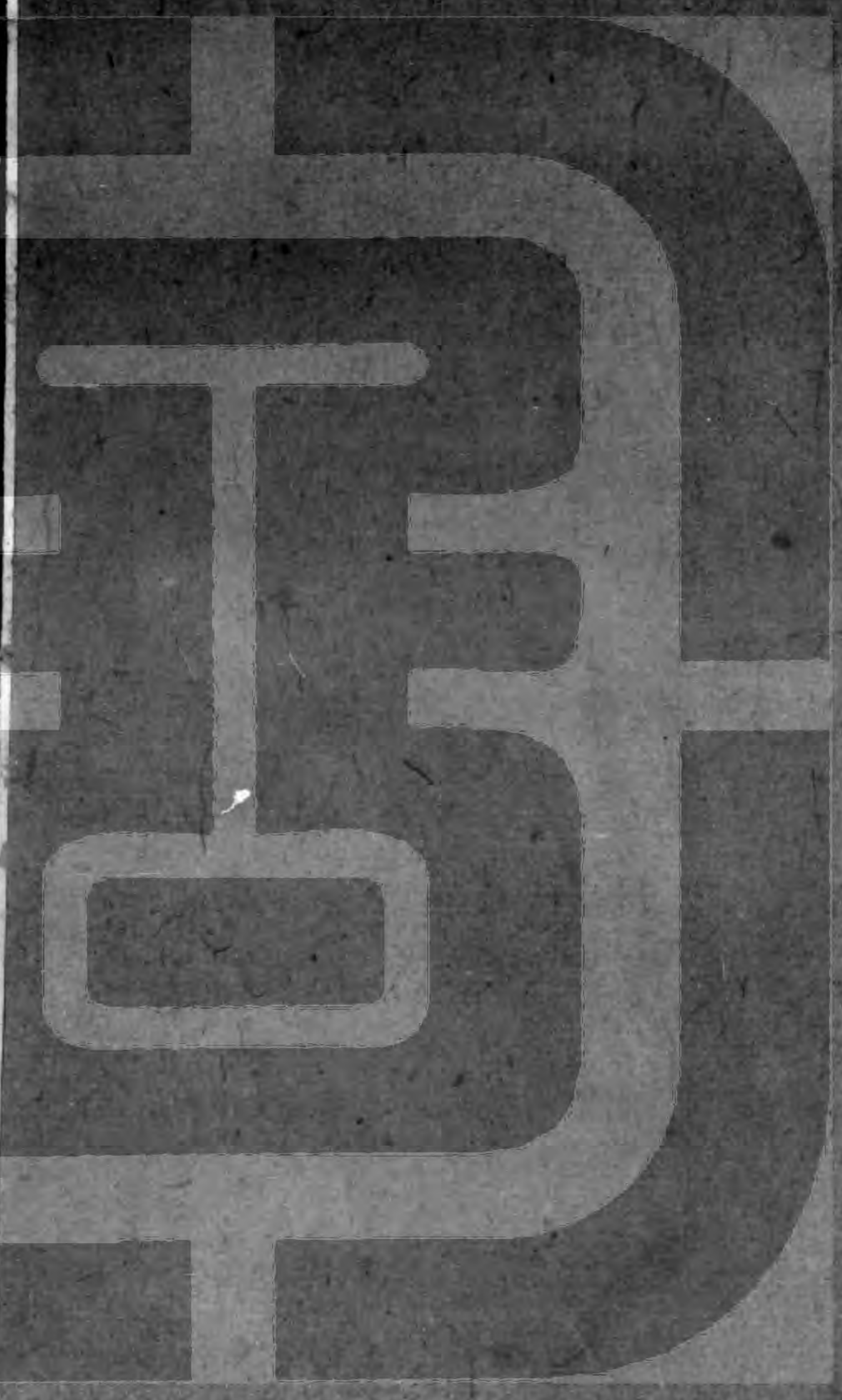
甲戌科

慶隆

黃葵陽先生文

諱洪憲

辛未科



隆慶辛未

葵陽先生文

第十九部



黃葵陽先生制義序

予嘗過嘉禾求葵陽先生遺稿

皆散失不可得最後乃獲見其

宦中稿總計諸集得二十餘首

此亦足以傳先生矣先生爲諸

生時卽以第一人自待試南宮
竟屈於文潔之下然後之學先
生者輒以此得元聞開之先生
入會場誦先生行卷不置況其
他乎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
則義微惟先生似之他如摛藻
之家其文則工美矣而罕得其
實予無取焉

固城陳名夏題



國城朝台夏殿
寶十無取畫

之象其文限工美矣而學其
限其辨非失主於之命吹時

黃葵陽先生文目

學庸

身修而后家

為本

湯之盤銘曰

全章

此謂誠於中

嚴乎

見賢而不能

一節

道也者不可

二句

人莫不飲食

一節

至誠之道可

二句

敦厚以崇禮

一句

詩云相在爾

一節

論語

好仁者無以

足者

子曰參乎吾

全章

文莫吾猶人

一節

麻冕禮也今

一節

既欲其生

一句

舉直錯諸枉

者直

子路問政子

全章

君子和而不

一句

及階子曰階

席也

君子有三畏

一節

仕而優則學

一節

如得其情則

二句

孟子

仲尼之徒無

事者

邠人曰仁人

歸市

我知言我善

之氣

必有事焉而

一節

堯獨憂之舉

食也

聖人人倫之

全章

惟大人為能

一句

禹稷顏回同

皆然

周公之封於

一節

君子所性雖

二節

黃葵陽稿

固城陳名夏百史手定

○○湯之盤銘曰

全

黃洪憲

傳者釋新民必稽古而示其極焉夫新民以自新為本而新命則其驗也歷觀古人有全功焉而君子當知用其極矣且夫大學新民繼明德而為言者也故其道本諸身而其治通於天既知本之所由端又知治之所由致而新民之事畢矣是義也吾嘗稽古而有得焉彼成湯新民於商者也而觀商政者則自盤銘始之其曰日新又新蓋言大德之懋昭也而商之民新矣武王新民於周者也而揚武烈者則於康誥見之

其曰作新斯民。蓋言明德之保乂也。而周之民新矣。文王先武王而造周者也。而欲考其新民之驗。則於周頌知之。蓋舊邦新命。此天意也。實民心也。而文之民。亦何異於湯武之民耶。合而觀之。有湯之自新也。斯可以行武王作新之政。固未有治民而不本諸身者也。有武之作新也。方有以牧文王新命之功。亦未有化民而不得乎天者也。此固合一之學。而古人之新民。可謂至極矣。是故新民。君子思詩書所載。皆吾師也。固將法古以為修治之規。念商周事業。皆吾分也。尤欲思兼以要德業之盛。自新不如湯。則欲如武之作新也。何所本乎。吾愧焉。而吾修焉。欲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而合體用以要其極也。作新不如武。則欲如文之新命也。奚可得乎。吾愧焉。而吾修焉。必欲得民之心。以得天之心。而合功效以會其全也。蓋以三王之身待其身。而亦以三王之民待其民。必如此。斯可謂之新民也。而成湯文武。茲其選矣。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前三節援引証佐。是故君子只拈上文發意。與皆自明白。同後人力加鮮。終不及此作之渾。

湯之盤

黃

○身修而后為本

黃洪憲

惟天下無身外之治、則知天下無身外之學矣。夫一修身而齊治均平

胥有賴焉。信乎修身之學、無貴賤一也。而君子當先務矣。且夫大學之

道、皆非外身而為之也。有為身而設者、有自身而推者。而本末先後辨

焉。先其本而天下之道備矣。何則、格致誠正皆所以修身。而吾身此理

也。推之於民、亦此理也。誠能慎厥身、修而表正之基、已端於在我、則儀

刑自近、而親睦之化、用協於一家。由是家齊而後國可治焉。治以此身

而已矣。國治而后天下可平焉。亦平以此身而已。蓋天下國家皆非身

外物也。物理相因而莫非一身之聯屬。故齊治均平皆非身外事也。事

黃洪憲

Handwritten marginal notes in vertical columns,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身、心、性、理、道、學、治、平、齊、均、本、末、先、後、辨、焉、信、乎、無、貴、賤、一、也、而、君子、當、先、務、矣、且、夫、大學、之、道、皆、非、外、身、而、為、之、也、有、為、身、而、設、者、有、自、身、而、推、者、而、本、末、先、後、辨、焉、先、其、本、而、天下、之、道、備、矣、何、則、格、致、誠、正、皆、所以、修、身、而、吾、身、此、理、也、推、之、於、民、亦、此、理、也、誠、能、慎、厥、身、修、而、表、正、之、基、已、端、於、在、我、則、儀、刑、自、近、而、親、睦、之、化、用、協、於、一、家、由、是、家、齊、而、後、國、可、治、焉、治、以、此、身、而已、矣、國、治、而、後、天下、可、平、焉、亦、平、以、此、身、而已、蓋、天下、國家、皆、非、身、外、物、也、物、理、相、因、而、非、非、一、身、之、聯、屬、故、齊、治、均、平、皆、非、身、外、事、也、事

為有漸、而要皆慎修之緒、餘此古之明德於天下者、必有所先也。即是
觀之、而修身之學、非天下之大本乎。是故上自天子之尊也、下而至於
庶人之賤也、其位雖異、而成已成物之責、寔合上下而攸同。故其分雖
殊、而端本善則之功、當盡尊卑而一致。天子有天下者也、然必曰家齊
國治、而后天下平焉。則刑于之道、當必有始、而所以為近舉遠者、一本
諸身而已矣。觀天子而下焉者、可知也。庶人有家者也、然惟家齊而可
以治國、平天下焉。則身先之化、不止於家、而所謂邇之可遠者、皆本諸
身而已矣。觀庶人而上焉者、又可知也。道隨分盡、而一身寔萬化之原、
事以勢殊、而慎修為作則之本。此大學之道、所以先修身也。既知修身

為先務、而格致誠正之功、其可以或后哉。
已涉時文、純熟一路、其潔清之體、自不可廢。

身修而后
黃

○此謂誠於中

嚴乎

黃洪憲

傳者指言君子之所以謹獨而因證獨之可畏焉夫誠中形外此獨之
 所以可畏也知其可畏而可以不慎乎傳者釋誠意蓋謂人之為善一
 誠而已矣斯固合內外通人已而不容有一毫之偽者也彼小人肆惡
 於獨而卒難著善於外者凡以其中之不誠耳即此觀之可見人心實
 有是善而後形於外者皆至善也。不若是雖欲如小人之詐善而卒有
 不可詐者在矣。人心本無是惡而後形於外者斯無惡也。不若是雖欲
 如小人之掩惡而卒有不可掩者存矣。夫外者人所共見也。中者已所
 獨知也。惟天下之形不形於共知之時而始於獨知之地故君子之誠

不誠於明顯之際，而慎於幽獨之中，所以戒自欺而求自慊者如此而已矣。是小人之厭然，惟畏人之知也，而不畏己之獨知也。君子之慎獨，非畏人而修也，畏此心之獨知也。吾觀魯子平日之言，而知獨之可畏矣。今夫視以形言，人皆曰形於外者，斯可視也，而不知有意斯有形，則雖幽獨之中，而十目之所視者，恒在焉。指以象言，人皆曰形於外者，斯可指也，而不知得意斯得象，則雖幽獨之中，而十手之所指者，恒在焉。蓋未形於外，而獨知於中，是吾心不可欺也。已見其有可畏者存矣。况既存於中，則必形於外，是人心不能欺也。其可畏又孰有甚焉者乎？此小人之詐善信為無益，而君子之所以必慎其獨也。雖然，誠則必形，惡不可掩，固矣。而是非毀譽，多有失其真者，何哉？不知天鑒在茲，良心難昧，吾心之所知，尤有甚于人之所知者。君子不恃夫人之不吾指，親亦恃吾心之無所指視而已。是故見君子而后厭然者，偽也。有所畏而為善者，亦偽也。甚至親為不善，而厭然無所用耻，此其良知盡喪，視關居小人，抑又下矣。可哀也哉。故誠意者，必自致良知始。人從指視說形外，此以獨知無說到人心，不能欺方是註中引此以明上文之意。

此謂誠

黃

○○見賢而不能

與下節不同

一節

黃洪憲

即好惡之未盡其道者而各有其弊焉夫好賢不可不為而惡惡不可

不嚴也好之惡之而未能盡其道其弊寧有極乎且夫治天下有道親

賢遠奸而已矣然用賢貴專而不專則固以成功去惡貴嚴而不嚴則

無以除患君人者夫亦是慎乎何則國有賢人社稷之福也亦人情之

所同以為好者也仁人見之未有不舉亦未有舉而不先者有人於此

德既昭矣名既著矣吾亦且見之矣顧不能以其公好之心而盡其能

好之道于是有見而弗舉淪於在野而不獲仕者矣有舉而不先伏於

下僚而不獲顯者矣夫君子有康濟之畧而非大受則不能展其才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而不舉猶不知也。舉而不先猶不舉也。况夫執狐疑之心者。啟謬言之。漸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彼賢人者。亦無以行其志矣。是之謂簡畧以待天下之士。而非任賢勿貳之心也。其為慢也。孰甚焉。至若國有儉人。社稷之蠹也。亦人情之同。以為惡者也。仁人見之。未有不退。亦未有退而不遠者。有人於此。奸既彰矣。罪既露矣。吾亦聞且見之矣。顧不能以其公惡之心。而盡其能惡之道。于是有見而弗退。溺於比昵。而與之共事者矣。有退而弗遠。牽於姑息。而處之中國者矣。夫小人有便佞之才。而非放流。則不能絕其迹。知惡不遠。將復進之。退惡不遠。將復近之。况夫法網之寬。非所以開邪亮類之容。非所以保善。彼小人者。益得以肆其惡矣。是之謂優柔以養天下之奸。而非去邪勿疑之道也。其為過也。孰甚焉。夫善之不能用。則子孫黎民不蒙其澤。惡之不能去。則子孫黎民將受其殃。此無他。以其心之未仁也。然則能得好惡之正者。微仁人。吾誰與歸。

上與仁者相反。下與拂性者相反。好惡未盡其道。心之未仁。苛語極有斟酌。

見賢而

黃

○○道也者不可

一節

黃洪憲

中庸論道切於人而因示人以存養之功也。夫道不可離其於人也。亦甚切矣。君子察此而戒懼之功。其可須臾離哉。且夫天下之道。自人而具之。則當自人而凝之。人惟不知其所自來。則以道為可離者有矣。而豈知是道也。固有不可須臾離者乎。蓋自其命於天。而真精妙合。則合者未嘗相離也。而具於人心者。不可斯須而有間。率於性而理氣合一。則一者未始有離也。而侷於人身者。不可頃刻而或違。有此人。即有此道。雖察感不一。莫非天命之流行。而離道者非人也。有是道。斯成是人。蓋日用不離。乃率性之本體。而可離者非道也。知此。則知聖人之教。修

其不可離者而已。而君子之學亦學其不可離者而已。故方其心與形交而事有可觀，道固不離於形矣。至於不觀之時，雖無形可見，而常明之體恒自在也。君子不見以目而見以心，是故有戒慎之功焉。蓋不見是圖，斯於道有真見也。苟待觀而後知，戒道不離於不觀之頃耶。方其心與聲通而事有可聞，道固不離於聲矣。至於不聞之時，雖無聲可聞而常覺之體固有在也。君子不聽以耳而聽以心，是故有恐懼之功焉。蓋不聞亦式，斯於道有真聞也。苟待聞而後知，懼道不離於不聞之頃耶。要之不睹不聞，無而未嘗無也。戒謹恐懼有而未嘗有也。君子察此而所謂不離道於須臾者，不在是乎。此儒者正當道理，不知後來何故遁入影響。

○人莫不飲食

味也

黃洪憲

即人之日用而不知者，可以知失道之由矣。夫日用飲食皆道也，自有而自味之，其亦弗思而已矣。且夫天下之道具於人心，而亦明於人心，吾謂道之不明不行者，豈皆氣稟之過哉。亦以人之不察耳。吾嘗近取而有得焉。今夫一飲一食，人心也，而莫非天命之性也。飲之食之，人事也，而要皆率性之道也。是飲食固道中之一事，而飲食之有正味，孰非中道之一端乎。吾觀天下之人，智愚雖異，稟而所以飲而食者，無智愚一也。賢不肖雖異，質而凡其飲且食者，無賢不肖一也。則味之所在，宜盡夫人而與知矣。夫何理命於氣，而道心之微，既冥焉而罔覺，故氣逐

於物而人心所發多日習而不知窮口腹之欲者則謂天下無正味而不知所節焉由是而失之太過者有之矣狗饑渴之害者則謂天下皆正味而忘其所節焉由是而失之不及者有之矣夫中道不離於飲食而不察則不明是在日用之易知者且不能知矣况道之全體不限於一端而智之過愚之不及皆是類也又何以望斯道之行哉飲食即具乎中道而不察則不行是在日用之易從者且不能從矣况道之大用不止於一事而賢之過不肖之不及皆猶是也又何以望斯道之明哉吁自飲食而言一事之失中也由飲食而推事之失中也信乎道之不明不行非氣稟之過不察之故也道豈遠乎哉

有尾

人莫不飲食。書法與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政同。若必從飲食轉到不知道。又碍數層矣。贊天地正是贊仲尼。說不知味即是不知道。作者難于神合。

人莫不飲

黃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二

黃洪憲

中庸論至誠之道為能先天下之幾焉。蓋幾雖無形，莫非實理之前定也。孰謂至誠之道而有不可以前知者哉！且夫天下之事原於理，而夫人之知起於心。吾觀於至誠，而知其誠明之合一矣。何則？天地之間未有此象，先有此理；而人心之靈，未有此事，先有此幾。是皆實理之所為也。人惟欲錮於中，而蔽交於外，求其前知不可得矣。惟至誠之為道也，此猶舊境會太極動靜之理，而實心所蘊，既無一毫之私意，得以留於中；體天命無妄之精，而實見所昭，又無一毫之私欲，得以蔽於外。寂然不動，誠之體也。則以明覺為自然，而至虛之中，可以炳夫幾先之見，感而遂通。

誠之用也。則以有為為應迹，而無心之內，自可得夫先物之明。天地之氣有開必先，而聖人有理以宰氣。夫是以能得氣之先焉。非億逆也。通也。天德之良，知本如是而已矣。宇宙之數，無微不彰，而聖人明理以著數。夫是以能得數之先焉。非私見也。道也。德性之真，知本如是而已矣。要之機緘之萌動於宇宙者，此實理也。而皆聖心之所統會者也。以彼之理觸之我，而無微不著。天機之活潑於聖心者，亦此實理也。而皆萬物之所係命者也。以我之理迎諸物，而無感不通。信乎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不然而料想億度者，則私勝而愈蔽識。緯術數者，則附會而易窮。宜其道之可以為常者哉。○說理無詞障。

反結重見中意

○○敦厚以崇禮

黃洪憲

君子之凝道也，培其德而益謹焉。夫德性本厚，而禮所以文之也。培其厚者，而又加謹焉。體道之能事畢矣。且夫聖道之所以為大者，含德之厚，無敦之功。立禮之極，無崇之力。而君子者，將修德以凝道者也。是故必有敦崇之功焉。蓋厚者質也，此真性也。有是厚質，而後可以修文章。是不可不敦也。禮者履也，此實學也。有是禮文，而後可以飾厚道。是不可不崇也。君子知德性之厚於天者，不培養則不完固。而操持凝定，以還其未雕未琢之真。禮文之秩於外者，不崇信則不精明。而品節會通以合夫有經有曲之懿。私意萌則忠信薄。吾去吾之私意，以保合其天

中此連講

真而使渾然者其質凝矣。由是因質以修文。而日簡其身於禮度之中。毋任質而失之陋也。習染勝則真意淪。吾去吾之習染以培植其真體。而使淳然者其本固矣。由是因本以致飾。而日範其躬於儀文之內。毋任朴而流於野也。內以完天地儲精之厚。而禮之散於天地者。雖儀章度數。勿以為細行。而必崇焉。常使吾之醇者不漓。而又有節以濼其醇。則愈謹密。亦愈堅定。而孰非所以全此心哉。內以固萬物凝成之厚。而禮之散於萬物者。雖周旋禘禴。勿以為小德。而必崇焉。常使吾之朴者不散。而又有文以濼其朴。則愈周詳。亦愈充實。而孰非所以養吾性哉。要之原以為基。故禮非徒飾也。不然薄於德者。於禮虛矣。禮以為飾。故厚非徒質也。不然略于禮者。于德疎矣。然則內外合一之功。君子焉可偏廢哉。

敦宗並重。與上四項同。先輩卑題。能如此厚重。有文者絕心。

敦厚以

黃

○○詩云相在爾

一節

黃洪憲

中庸引言君子存養之密而為己之功益純矣夫心貫動靜而一之者也君子不動不言而敬信常在此其所以不愧屋漏也歟且夫幾者動之微而靜者心之體觀潛伏之詩而知君子審幾於獨矣然謂之獨知則猶有可知者在也而未必其純於靜也不有大雅抑之詩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夫屋漏何所見也而曰不愧者謂其不愧於心也吾心未有感也而所以能不愧者謂其素豫乎內也是故君子本為己之心以約之於至靜而操存無間於須臾由知幾之學以欵之於至無而齋戒益嚴於宥密時乎動也固未嘗不敬矣而主敬之功則在於

不動之先焉。以吾敬而待天下之動也。不因動而求吾心之敬也。蓋將動而潛伏者。猶為己之所獨知。而此則不自知其動。亦不自知其所謂敬矣。何也。吾心之敬。本無動靜者也。君子不見乎動。而常見乎所動之理。又焉往而不敬哉。時乎言也。因未嘗不信矣。而體信之功。則在於不言之先焉。以吾信而為立言之本也。不待言而求吾心之信也。蓋將言而孔昭者。猶為己之所獨知。而至此則忘其為言。亦忘其所謂信矣。何也。吾心之信。本無語默者也。君子不見乎言。而常見乎所言之理。又何遠而非信哉。夫不動不言。即屋漏之地也。較之獨知而愈寂矣。以敬以信。即不愧之實也。視之慎獨而益密矣。吾觀於詩而知君子為己之學。

也。由是德愈純而效愈遠。孰非自此基之哉。

首章從戒懼說到謹獨。此章繇謹獨說到戒懼。功夫一步深進一步。不如此分疏。重上潛伏節矣。先輩看大全精熟。無有疑義。故能直達所見。

詩云相

黃

○好仁者無

足者

黃洪憲

聖人指言仁者之事而因言為仁之非難也。蓋好仁惡不仁均之所謂
 仁也。夫仁亦在乎為之而已矣。用力而不足者誰歟。夫子言此蓋欲人
 之用力於仁也。意謂仁人心也。而好仁惡不仁者此真心之所發也。我
 顧謂其未見者何哉。正以真好真惡者之難其人耳。蓋仁為吾心之本
 有而好之者好其所本有者也。真知其所有故其為好也必真。是雖物
 欲易溺而不足以尚乎仁矣。必如是斯可謂之好仁也。不仁為吾心之
 本無而惡之者惡其所本無者也。真知其本無故其為惡也必真。蓋有
 千惡必除而不使有加乎身矣。必如是斯可謂之惡不仁也。夫好與惡

知之至即為行語本先儒

相乘也。無欲而好，則必無畏而惡矣。仁不仁相反也。惡不加身，則好為已有矣。是皆所謂仁也。而我未之見者，為其不用力焉耳。有能於一日之間，而用其力於仁矣乎？用力於一日之間，而顧有患於力之不足者乎？吾知仁外無心，心外無力。好仁者，心而心之能好者，即力也。未有心主於好，而力不從其所好者也。雖無以尚之之地，亦惟滿其能好之力焉耳。而豈為絕德乎哉？惡不仁者，心而心之能好者，即力也。未有心主於惡，而力不足於所惡者也。雖不使加身之地，亦惟盡其能惡之力焉耳。而豈為難致者哉？何也？生生之理，有覺即真。雖一日而不為驟，固有之良，有為即至。故用力而不為難，若曰非不用也。力不足也。我固未之見也。○文以平順勝中間好惡側合此先輩流入今人處

○參乎吾道

全

黃洪憲

大賢契聖教而發之一取足於心而已矣。夫以一貫萬，此聖人之心學也。大賢以心契之，而復以心發之。夫亦獨得其傳者歟。且夫天下之道，一心而已矣。心有精粗，則道有安勉。而要之，未有外心以為道者也。曾子學將有得於心，故夫子呼而告之曰：參乎！女知吾之道乎？吾之道，非信心而遺乎外也。亦非信迹而遺乎內也。湛一之內，有定理焉。而存之以應感，自可以達順而無遺。變化之中，有權存焉。而主之以推行，自可以旁通而不滯。其未感也，吾心之一歛。諸天下之至無，而不可測也。其既感也，吾心之一通。諸天下之至有，而不可禦也。吾之道，如斯而已矣。

曾子一聞斯言而即應之曰唯者反之吾心而得其所謂一也而其止於唯者得之於心而不俟於言也至是而知夫子之所常言與其疇昔之所嘗聞者皆是道矣故因子出而有門人之問也遂借其所易曉者以明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心本至一不盡則不能一焉而忠者即所以盡吾心之一也心貫萬化不推則不能通焉而恕者即所以推吾心之通也故在夫子雖曰心普萬物而無心在吾人則以一人之心而為千萬人之心也道無精粗其本則一而已矣在夫子雖曰情順萬事而無情在吾人則以一人之情而為千萬人之情也理無上下其原則一而已矣意曾子一言而聖人之道無餘蘊矣是夫子之忠恕亦是天下萬世之忠恕根本傳註義無天人後則二此

○ ○ 文莫吾猶

一節

黃洪憲

聖人自道言行之所及而尚行之心可知矣夫言之非艱而行則所以踐其實也孔子兼之而曰有能有不能焉然則行其可易乎哉想其意蓋謂天下之道宣之則為言體之則為行立德立言皆君子之事也而難易判焉吾嘗自反而見其然矣何則文以彰德也而有言者未必有德則雖有經世之文亦不過辭章之末云耳人固有能於是者而我亦或可以與能也文以行遠也而能言者未必能行則雖有垂世之文亦不過枝葉之煩焉耳我雖不能過人而抑或可以猶人也文之不能予固弗之患矣然道不貴於徒言則不言而躬行者正文之所以為文

黃洪憲

也。學莫先於德行。則行道而有得者。正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也。吾則言嘗浮行而體驗未得於修身。行不顧言而素履有虧於實踐。彛倫事物凡可言者皆吾之可行也。顧向往雖勤而反躬未逮。君子之所以成德為行者。殆不能實得於已矣。以是為文。其果先行而後從者乎。道德性命凡能言者皆吾之當行也。顧敏求雖切而踐履猶虧。君子之所以體道成身者。蓋未能實體諸身矣。文雖可能。其果有德而有言者乎。使從此而行或有得也。則立誠者益足以為修辭之地。雖不求其文而自有至文者在也。使于此而終於無得也。則徒文者益以重吾恥躬之憂。吾方求行之不暇。而暇為文乎哉。吁。觀此而夫子尚行之心可見矣。此文遂為用机調之始。然時文非此不見細心處。聖人之言貴以涵蓄盡意耳。

二語精板

○○麻冕禮也今

從衆

黃洪憲

聖人用冠制而不泥於古焉。夫所惡於文者為其繁也。而純之制儉於麻。聖人豈違之哉。且夫天下古今之變。自質而趨文者常多。繇文而之質者常寡。今繁文日勝。吾嘗有寧儉之思。而要之有未盡。非者冕是已。何則。大古冠布。齊則緇之。是古之禮也。始加用布冠而漱之。亦猶行古之禮也。顧三代之齊冠已更其制。而今人之委貌專用乎純。是純之為制也。其事則貴於前。而其功則省於舊。其為飾也華而皖。而其為用也簡而約。夫華不為靡。則雖變以宜民。而不失乎作者之意。蓋上古之經制未侷。而今之巧適以成古之簡也。吾與衆共之而已矣。費不為奢。則

雖禮以義起而猶存乎大素之風○意○聖○王○之○心○思○未○及○而○今○之○文○適○以○
成○古○之○約○也○吾○與○衆○宜○之○而○已○矣○禮○之○微○也○患○其○變○而○之○奢○不○患○其○變○
而○之○儉○當○此○繁○縟○之○時○而○顧○有○趨○儉○如○純○者○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吾○
安○得○違○之○不○然○談○緇○撮○之○風○于○素○絲○之○日○則○陋○矣○文○之○勝○也○侈○則○繁○而○
難○繼○儉○則○簡○而○易○從○苟○有○議○禮○之○君○而○皆○能○反○約○如○純○焉○雖○先○進○於○禮○
不○是○過○也○吾○何○為○舍○之○不○然○用○太○古○之○冠○於○弁○髦○之○世○則○倍○矣○君○子○曰○
斯○冕○也○一○舉○而○衆○善○倫○焉○不○泥○古○不○違○時○斟酌○先○王○之○禮○挽○回○未○世○之○
趨○具○見○之○矣○嗟○夫○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即○一○冠○而○可○與○明○禮○明○禮○而○可○
與○為○國○矣○故○結○絕○不○可○以○理○亂○干○羽○不○可○以○解○圍○惟○聖○人○能○與○世○推○移○
思○矣○

而儒俗泥古謂必井田必封建然後可以致治則聖人從純之訓可以
中比如題結意後用反棹先輩善于用法如此

麻冕禮

黃

〇〇既欲其生

黃洪憲

人之用愛既偏、難乎有恒矣。夫生者人所欲也、夫既愛之而欲其生、豈其惑於一偏之見、而中固無恒者耶。夫子因子張問辨惑、而以情之惑者告之。若曰、欲惡在人、生死在天。彼大惑者、知有人不知有天者也。故同此一生、而愛之欲其生焉、惡之欲其死焉。夫人情孰不有愛、然而生非愛之所能存、又况欲以私愛而貧天工者乎。今既以一時之比昵而欲其生也、蓋之其所愛而僻者矣。人情莫不好生、然生非欲之所能留、亦豈可以私欲而干天命者乎。今既以一念之親暱而欲其生也、蓋好而不知其惡者矣。吾聞古之有所頌也、曰降爾遐福、俾爾耆艾、斯人也。

吾不知其于提福之道何如。而彼既深嘉樂與。沾沾焉而冀其得生者。此何心也。吾聞古之有所祝也。曰以莫不增。以莫不興。斯人也。吾不知其於配命之道何如。而彼既欣喜歡愛。孜孜焉以求其長生者。此何為也。假造化司命之推。而欲以供一人。非望之悅。若將曰。彼得吾心。吾欲其得於天者厚也。則既以中心祝之。而終其身使之富貴福澤。迺其愛之所獨鍾者乎。操上天生人之柄。而欲以飾一己用愛之私。若將曰。彼適余志。余欲其適於生者永也。則既以真心好之。而終其身使之單厚多福。固其情之所必至者乎。溺愛者不明。而不知既出於一時之溺。則有溢美亦有溢惡焉。知異日者。寵不以愛移。而媚茲之念。不轉而為睚眦之私也。馮生者易眩。而不知既出于私意之馮。則有生机亦有殺机焉。知異時者。愛不以私奪。而與齒之願。不變而為買首之讐也。是故有君之媚子。愛倖堅于膠漆。而其失寵也。不啻軒士之暱友。交惟比于金蘭。而其反噬也。不旋踵。何獨者。相歡愛之誠。卒相信之戾也。豈不亦大惑矣哉。

每此出既字。不犯重複。不至一語落下文。真老手變化之筆。

既欲
黃

○舉直錯諸

者直

黃洪憲

聖人廣知人之化。曉賢者之未達也。夫舉直錯枉，知人之智也。而能使
枉者化焉，則其所成者豈止於智而已哉。且夫天下之人，一而已矣。仁
之所愛者，此人也。知之所知者，亦此人也。無二人，亦豈有二道乎。觀舉
錯而可知矣。何則？直與枉皆人也。舉與錯皆知也。人之為直不同，而吾
既知之，則必有以舉之。是舉者，舉吾之所知也。而不嫌於比也。人之為
枉不同，而吾既知之，則必泐而錯之。是錯者，亦錯吾之所知也。而不嫌
於棄也。夫直者進，則枉者退。自進退相形，而枉者固不同於直矣。舉為
榮，則錯為辱。自榮辱相形，而錯者不得列於舉矣。不知一舉一錯，雖所

以昭鑒別之明、而以勸以懲、寔有以寓化枉之道、以其所舉者、愧其所錯者、而耻心生焉、耻則思勸、而率德改行、以求附於登庸之列者、自我使之也、以其所錯者、別其所舉者、而忿心生焉、忿則思變、而易惡至中、以求免於廢置之辱者、亦自我使之也、不能使吾之盡舉、而能使吾之未舉者、同化為直道之歸、不能使吾之無錯、而能使吾之所錯者、終歸於無枉之內、是舉者不為恩、錯者不為刻、直者先時而蒙惠、枉者亦與化而俱新矣、是果知之妨乎、愛耶、抑亦愛之妨乎、知耶、吁、觀此而仁智之理、其並行而不悖也、可見矣、○極發明、亦極渾融、在先生集中骨法、稍變原本一結、有云不必枉者化、而後為仁、語無原本、故刪之、

○○子路問政

全

黃洪憲

聖人答賢者之問政、惟本諸身而要之久矣、夫身者政之本也、先之勞

之、而一無所倦焉、治道其有成乎、且天下之治、惟本諸身、斯可行、亦惟

求諸身、斯可久也、子路好勇、容有務果、敢而忽躬行者、夫子因其問政

而告之、曰、政以正、民行而民多、自急於行、其率作之機、則有在上而不

在下者、故使民興行、我必先之、則條教設、而非以為徒令也、政以興、民

事、而民恒自愛其力、其鼓舞之權、誠有在上而不在下者、故使民興事

我必勞之、則督責嚴、而非以為厲已也、夫先之者、言其所率也、不必復

言所先之事、而民行舉之矣、勞之者、言其所倡也、不必復言所勞之事

而民事舉之矣。子路不知而復求益於先勞之外也。故夫子告之曰：子何以求益為哉？天下之治有諸已者，然後有諸人。故民行之外無政，而身先之外無行也。吾惟恐其易倦而已矣。倡於上者，斯可和於下。故民事之外無政，而身勞之外無事也。吾惟居之以無倦而已矣。由是而政理之未治，與吾所以先勞者，猶故也。毋曰慮始之難，而或繼之以怠。由是而政治之已臻，與吾所以先勞者，猶故也。毋曰樂成之易，而遂繼之以弛。則端本既足以致治，而久道又足以化為政之能事畢矣。時文好作闊壯語，又好作微細語，究歸於虛誕不切。求如此清渾兼舉，蓋甚難矣。

○○○君子和而不同

黃洪憲

論君子之與人同於道而已矣。夫和者，天下大同之道也。惟其道而不同，惟其情。此君子之和，所以不為同也。欤！且夫天下無不同之道，而有不同之情，道相濟，然後和情相比，則為同。和雖之嘗不同，而非即以同為和也。幾微之際，心術判焉。吾規君子之與人，豈非不親也？而所孚者道於情，不貴苟而合，交非不篤也。而所協者義。於物不容訖，而隨同。寅協恭，非以樹黨也。天下國家之事，本非一人之意見所得附和，而強同者，惟其平心以待之而已矣。和出于平，而又何比焉？合志同方，非以強私也。天下萬世之道，本非一己之私心所能任情而強和者，惟公其心以

應之而已矣。和生于公，而人何狗焉？內不見己，故於人無所事，而不必在人者，有以同乎己，外不見人，故於己无所戾，而不必在己者，有以同於人，非其道也。獨見獨行，舉世非之，而不顧，雖或不諧于眾，寔則相濟以為和耳。此君子之所以不同也。其心與迹易知也，如其道也。公是公非，與眾共之，而不違，即使自混於俗，不過順應以為和耳。此君子之所以和而不同也。其心與迹難知也。蓋和則未始不同，而非有心於求同不同，若不可語和，而寔所以成其為和，世同未有一於同，而終能成其和者也。此君子之交，所以無外和而中離，始同而終異也。有以哉。

○○及階子曰

席也

三

黃洪憲

聖人見瞽者，隨所及而詔焉。夫士相見有禮，而瞽者不能也。聖人隨在，以詔之，而亦何所容心哉。昔夫子以老安少懷為志，而視斯世之聾聵，尤有所軫念者，故未見也，嘗思惠養而安全之；既見也，不惜耳提而面命之，觀其待師冕者，可知矣。方師冕之來見也，既得門而入，則登堂入室，寧無歷階而上者乎？既歷階而上，則周旋酬酢，寧無敷席而坐者乎？此處人畧我詳極摹先華處吾聞主就東階則賓從西階而上，禮也。彼明者方且為降等為拾級，與夫子相揖讓而師也，不知惟詔之曰階，而接武布武，庶可無失足也已。吾聞主人為席，則賓當踐席而坐，禮也。彼明者方且俯而辭作，而徹與

天子相盤辟而師也不能惟詔之曰席而東鄉西鄉庶可無失次也已
在夫子温良恭讓之德形於接遇若無心亦若有心故階則讓登席則
讓坐曾不以樂官之賤而少弛其敬謹之容在師冕景行慕聖之心切
於祇承以神遇不以目遇故階云則階席云則席亦不以矇瞽之微而
有虧其交接之禮當其時章甫縫掖之徒在擯相者方於子乎觀化乃
知其以禮處已又以禮處人自升階以至即席試之乎卒事有儀也蓋
今日時文將此意徑作正解行文矣
瞽者善聽而聖人資之以視於此見萬物一體之仁當其時聞之侃
之徒待函丈者方於師乎觀教乃知其以敬而始能以敬而終無踰階
亦無踏席雍之乎成禮而去也蓋天奪其明而聖人助之以聰於此見

輔相天地之義吾因是而知夫子正樂不知其何時即此一日之周旋
夫亦和氣和心之感也樂師去國不聞其有冕第觀夫子之禮遇意亦
師擊師襄之傳也門人記此其亦有所為矣
摹擬刺至其大段寬闊不迫非讀書養氣不能幾此作此等題須如
退之畫記愈瑣細愈見風動之致

及階子

黃

○ ○ 君子有三畏

節

黃洪憲

觀君子之所畏而見事心之密焉。夫人心以有所畏而存也。君子畏天

命以及大人。聖言其事心之功密矣哉。孔子若曰：自古聖賢德業多從

抑畏之心始之。蓋有畏則存，無畏則弛。此敬肆之分。聖狂之辨。而竊窺

其心矣。彼君子者，雖內省不疚，而常操憂勤惕勵之心。若有所畏焉。以

攝持于內，雖主一無適，而常存宥密緝熙之念。若有三畏焉。以往來于

懷三者維何？一曰畏天命。蓋天之明命，本顯然而可由，寔赫然而可畏。

者。君子日奉之以周旋，而一念有違，懼天心之陟降也。一事有錯，懼上

帝之鑒臨也。蓋不畏在天之天，而惟畏此心之天。雖日順帝則而戒慎

恐懼有凜然不敢即安者矣。一曰畏大人。夫大人者在下為龍德之中。正在上為虎變之文明。此其道當師而分當事者。敢不畏乎。畏非以貌。事之。而寔以心承之。重有德。尊有位。兢。焉惟恐悖大人之典型。而罔有不肅也。一曰畏聖人之言。夫聖言者小而視聽言動之箴。大而理亂興亡之鑒。此其循之吉。而悖之凶者。敢不畏乎。畏非以口誦之。而寔以心維之。佩嘉言。思炯鑒業。焉惟恐違聖人之名教。而罔有不欽也。蓋君子知天之真。則所見無非天者。而人有具瞻。聖有謨訓。皆視為帝則之昭。畏天之至。則觸事無不畏者。而如臨師保。如見羹墻。隨在皆顧諟之寔。君子所以希聖希天。而卓乎不可及者。隆此道也。
醇密之至。舉業當行。

○ ○ 仕而優則

一節

黃洪憲

賢者論仕學之相無在。因時而知所重焉。夫為仕為學。其時各有所重也。先其事而後及其餘。斯其為合一之功乎。且夫仕之理聚於學。而學之用徵於仕。仕與學不可偏廢者也。顧人之所處不同。而當其事者亦惟知所先後焉耳。何則。君子以學為仕。而亦有以仕學者。但當仕之時。則社稷民人。日責於我。而先憂之志殷矣。使于此而肆力於學。則學非所以資乎政。乃所以妨乎政也。故仕而欲學。必其夙夜在公。而上無曠職也。下無廢事也。據此時而論之。亦為仕之優矣。繇是因奉公之暇。以加探索之功。咨諸故實。以考其行事焉。求之典謨。以資其經濟焉。斯則

聞見起而暗練益精。志慮清而施為益富。其學也為仕之資。而不為仕之累矣。不然。朝廷勵精之日。非優游典籍之時也。我何為而廢仕以求學哉。君子仕以行學。而學則所以明乎仕者。但當學之時。則進德修業。於此乎。責而為己之心專矣。於此而遽求乎仕。則仕非所以行乎學。乃所以害乎學也。故學而欲仕。必其遜志時敏。而道自我明也。德自我立也。據所至而言。亦為學之優矣。由是推所學之實。以為行義之猷。揚於王庭。而期以建明於時焉。司乎民社。而期以大行於世焉。斯則善及於人。而德不孤。道濟天下。而用始實。其仕也。為學之驗。而不為學之累矣。不然。隱居求志之時。非行義達道之日也。我何為而廢學以求仕哉。他作只說得一邊。此獨見兩優字。

○ ○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黃洪憲

論為士師者。惟不忍盡民之情而已矣。夫失教而罪之。其情實可矜也。得情而喜。其如民命何。且夫士師之法。原情而定。顧論情於世教大行之時。則不率訓典者可矜也。而亦可罪也。論情於世教衰微之日。則無知犯法者可罪也。而實可矜也。汝之於此。其必思民之麗罪。上失道也。而豈必皆民之情乎。士之勅法。期無刑也。而豈求以盡民之情乎。故方其未得也。固將求而得之。如其既得也。則必哀而矜之。意論定矣。而猶惻然思曰。此莫非良民。而孰使之至是也。求其生而不得。誠有不忍見其情者。而何喜於得其情耶。師聽審矣。而猶隱然念曰。死者不復生。而

孰忍其至是也。思全之而不得。正惟以過情為憂者。而敢以得情為幸。耶。適輕適重。不能逃吾之聰。而無喜於自任其聰。是雖情詞簡字。尚與其有可生之路也。不幸而置之。法必其大。不獲已焉耳。豈曰情既得矣。直喜而刑之哉。上服下服。不能逃吾之明。而無喜於自用其明。即使罪當其實。尚幸其有開釋之地也。况或情有可原。吾其寧失不經焉耳。豈曰情無疑矣。遂刑茲弗赦哉。要之喜心生於任法。任法者有時。而或濫矜心。本於好生。好生者終歸於無刑。審斯二者。雖古祥刑。曷以加茲。描寫入情處。不必看詞。自爾負折可誦。

○○仲尼之徒

事者

黃洪憲

觀聖門不言伯術。則知其不足尚矣。夫聖門論事之準也。觀其所不道。而其事可知矣。然則桓文何足尚哉。孟子言此。以柳宣王之間也。謂夫帝降而王。王降而伯。而世道衰矣。然而今之慕桓文之勳者。常樂道桓文之事。而不知其事不足道也。吾有所受之矣。何則。仲尼聖人也。好述古道。以開來學者也。仲尼之徒。聖人之徒也。能述聖訓。以俟後人者也。使桓文之事有足尚。則仲尼必從而與之。使仲尼從而與之。則其徒亦相與從而道之矣。乃今觀仲尼之徒也。而有道桓文之事者乎。彼桓之伯。於齊也。能推視於諸侯。而不能取重於聖人之名教。文之伯於晉也。

能主盟於中夏而不能稱述於有道之門牆一匡九合序桓績也而桓之事所以經營伯業者則無一人言之何也其績昭而其事悖也踐上城濮誌文功也而文之事所以取威定伯者則無一人道之何也功不可泯而事不可訓也故辨正譎者乃誅心之法而非論事之詞定褒貶者特筆削之嚴而非樂道之旨固未有仲尼之徒而道桓文之事亦未有樂道桓文者而出自仲尼之徒也予固私泚仲尼者雖欲聞齊桓晉文之事其孰從而道之無道桓文句極有斟酌簡而能寬固非葵陽莫辨

○○○邠人曰仁人也 歸市

黃洪憲

邠民念君之仁而相率以從遷也甚矣民之歸仁也仁如太王邠民安忍一日離哉嘗謂有國家者民為貴社稷次之故失民得國猶無國也失國得民猶勿失也昔者樛鬻南侵賈父去國夫豈故國也遷勞事也民安能輕去其鄉而太王安能籲懷其衆哉不知其厚澤之遺已漸涵於在國之日而耆老之屬尤感動於去國之時是以邠民念其仁懷其去相率而言曰施德以厚下使我安居而樂業者非君乎多方以事秋使我免於鋒鏑者非君乎吾君誠仁人也仁人行矣來朝走馬君既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失吾民險阻間閔吾亦奚忍以室家之故而失吾君

照厚澤之遺

卷之三 黃葵陽稿

仁人在上則故土可依新都。可樂矧此行也。父母孔邇其有以安輯我
矣。仁人一失則閭井雖存撫字非昔况異日者士女仇離其誰能保惠
我也。故寧負羈絏扞牧圉從君于險阻毋或慮故土而重去其鄉寧披
荆棘闢草萊以從君子新遷毋或懷故居而輕失其主由是而岐山如
市矣。由是從岐山之民如歸市矣。蓋皇以求利惟恐或失者市人之行
也。皇之趨仁惟恐或失者太王之民也。此豈有政令徵發期會哉。要之
惟太王之仁也。故所居民樂所去民從惟邠民之歸仁也。故君存與存
君去與去。今王自料寬仁慈愛孰與太王。滕民之愛戴歸往孰與太王
之民願君熟計而審處也。

有尾

君民依、情事如畫。末段暗用史傳。和平之致心手閑習讀之不知
為古文。此時文之至妙至妙者也。

邠人曰 黃

○○○我知言

之氣

黃洪憲

大賢自述其所長、皆時人之所勿求者也。夫言與氣皆統於心者也。知言則無疑、養氣則無懼、而何動心之有哉。且夫心貫動靜、而人之所以事心者、亦非離動以為靜也。惟有道焉而已矣。彼告子謂不得於言而勿求於心者、意以言為心之累也。不知人孰無言、何從出也。而能以勿求乎哉。我但能知之而已矣。其謂不得於心而勿求於氣者、意以氣為心之累也。不知人孰無氣、氣何從生也。而能以勿求乎哉。我但能養之而已矣。蓋言者心之聲、言發於心、非能累吾心也。惟理之未明、則是非混、而其心疑、疑斯動矣。吾惟本吾心之理、而能知其從出之原則知。

其言者即所以致吾心之知也。是雖議論紛紜之際。而此心之坦然無
疑者。固自在耳。無所疑。而又何所動耶。氣者心之用。氣管於心。非能累
吾心也。惟氣有未養。則愧怍生。而其心懼。斯動矣。吾惟本吾心之理。
而善養乎浩然之用。則養吾氣者。即吾心之得其養也。是雖事變錯綜
之際。而此心之毅然無懼者。固自在耳。無所懼。而又何所動耶。是則言
也。氣也。皆心也。合言與氣而求之。即所以不動者也。非求其不動也。舍
言與氣而不求。乃制之而不動也。非誠不動者也。然則告子之所勿求。
止孟子之所獨得者歟。○疑懼二意最貼合。文貴從傳註如此。氣體
清越。後來九我思白諸作。皆不能過。

○ ○ 必有事焉

一節

黃洪憲

大賢論直養之方。而舉其害以示戒焉。夫氣生於集義。惟直養斯無害
也。而助長之害。則又甚于忘矣。可不戒哉。且夫氣無定體。而以義為體。
義固無所為而為者也。養氣者求之於義。而不求之於氣。斯之謂直養
而無害矣。何則。氣生於集義。少有一事之不義者。非集也。故必有所事
焉。而後可優游以俟其積。義不可驟取。苟有一念之取必者。皆嚴也。吾
惟專所事焉。而不可有心以計其功。蓋一有計功之心。則或以無功而
忘者有之矣。或以急功而助者有之矣。忘則一事之義。其中未必有也。
况可望其集乎。助則非義之事。多襲取以為功也。何可望其生乎。是故

忘也助也。均於為不可也。而助之為害。殆有甚焉。故養氣者。毋若宋人斯可矣。蓋宋人之揠苗助長之事也。宋人之槁苗助長之害也。今天下之不助苗長者鮮矣。而其害可勝言哉。是故忘其所事者。不耘苗者也。無益矣。而未為害也。助之使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義非素集。則其長者以偽長也。固非出於配道配義之所為。行不慊心。則其餒者實終餒也。已盡喪其至大至剛之本體。所謂浩然者。至此不復見矣。幾何而不為宋人之槁苗也哉。噫。人能無以養苗之害為氣害。斯其為善養矣。

勘破集義源頭。單舉助長之害。不使題位紛亂。

○○○堯獨憂之

而食也

黃洪憲

聖君憂民之溺而得人。以共濟焉。夫洪水未平。堯之憂也。非數聖人者。起而治之。民何繇而得食哉。且夫天地之氣。聖人開之。而要之一聖人之力。亦有不能獨運而成功者。是故洪荒之患。天之所以開帝堯也。當其時。鳥獸則逼人矣。黎民則阻饑矣。惟堯也。不諉諸上天。適然之數。而獨任之。為警予之憂。不視為斯民一時之變。而獨軫之。為由己之溺。蓋治人者。其責重而勞心者。其憂深也。然堯憂之。而不能獨治之。為天下擇一相而已矣。是故舉舜而敷治焉。舉禹而敷治焉。舉皋陶而敷治焉。之。而亦不能兼治之。為天下擇有司之長而已矣。是故使益而使禹焉。

二此堯伏死○以

不得舜為己

愛一○節

舉其分治之人而不為詳也。由是益也。掌火先以驅鳥獸逼人之災。而
后禹也。治水施隨山刊木之力。九河濟深導之入海。而西北之水有所
歸矣。汝漢淮泗導之入江。而東南之水有所歸矣。然後地平天成。而人
得安居之利。九州庶土皆沃壤也。而艱食者始可耕而食矣。府修事治。
而民有乃粒之基。高山大川皆利藪也。而鮮食者始可藝而食矣。向非
堯憂於上。舜禹益分憂於下。中國之民何時而得食耶。夫洪水之患。得
數聖而後去。粒食之利。更數聖而後興。是聖人之治天下。且不能獨運
以成功如此。而况可耕且為哉。
當與江貞齋使禹治之程並傳。此法虛實反正。無一不備。

○○聖人人倫

合下二節

黃洪憲

聖人盡人道而修道者以仁焉。夫惟聖盡倫。惟其仁之至也。法聖者舍
仁何以哉。而孔子固言其機矣。孟子若曰。惟至物為能盡物。惟至人為
能盡人。規矩圓方圓之至矣。彼聖人者其德方以知其用圓以神。故能
因分盡倫。而天理人情斯為至也。隨時從道。而千聖百王不能易也。此
謂人倫之至也。明此為君堯其至矣。而後之欲盡君道者。惟此取法焉。
明此為臣舜其至矣。而後之欲盡臣道者。惟此取法焉。然法舜者非徒
法其事。君之迹必法其所以事君者。乃為至也。不然名為事而敬不由
衷。為漫而已矣。法堯者非徒法其治民之迹。必法其所以治民者。乃為

至也。不然。名為治而政匪純心。為賊而已矣。故自唐虞而後。明君察相。知其所以而希舜希堯。是一道也。庸主具臣。昧其所以而為暴為慢。又一道也。其幾皆始於心耳。孔子不云乎。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人心也。堯之所以治民者。此心而人皆可以法。堯者亦此心也。仁則堯不仁則賊矣。舜之所以事堯者。此心而人皆可以法。舜者亦此心也。仁則舜不仁則慢矣。道若相懸。而機不容間。可不謹哉。是故制器者期規矩而不知人心。固自有離輪。畫倫者期聖人。而不知人心。固自有堯舜。我欲仁。斯仁至。而倫亦至矣。

以直捷簡易之詞。發曲折深微之意。如此纔可謂之辭達。

惟大人為能

一句

黃洪憲

純臣之於君。惟能正其心而已矣。夫君心萬化之原也。惟正君心。而其本端矣。非大人其孰能之。且夫國有諍臣。國之福也。而用人行政。有不足聞且遠者。何哉。亦以救之於已著者。難為功。而止之於未形者。易為力耳。蓋人不自進。而所以瑞用舍之原者。君心也。政不自行。而所以為張弛之本者。君心也。使人。而適之事。而聞之。豈曰不忠乎。而要之。所以正其本者。不在是耳。惟大人者。盛德裕於日新。而意氣精神。既已潛孚乎君志。文明顯於利見。而譽望風采。自能潛動乎君心。密勿論思之際。百僚庶尹。所弗及見。其微者。而彼能放心。沃心。潛消其未萌之欲。

黃葵陽稿

蓋有諍臣拂士顯諫於昭對法而不足吾惟默喻於冥對法而有餘也哉微
意念之間左右官闈所易以投其間者而彼能防微杜漸畜止其未發
之私蓋有智士謀臣抗疏於累言而弗足吾將轉移於一念而有餘也
幸而朝無倖位國無失政歟不特將順以成若美也儆戒於人之所易
忽而所以憂治世危明主者惟日正其心而已矣不幸而朝有儉人國
有疵政歟亦不驟諫以翹君過也彌直于人之所弗知而所以詔王薇
匡王失者惟先格其心而已矣此大人之所以為大人也是故有國者
不患夫國是之失而患夫君心之非致君者不難乎格君之功而難乎
大人之德有若人也則君心正而社稷賴之矣人何足適而政何足聞
哉講格心語帶上遠間照出惟大人三字涉筆圓美為元家正傳

○禹稷顏回同

則皆然

黃洪憲

大賢斷聖賢無二道亦惟其時而已矣夫道隨乎時雖聖賢不能違也
進而禹稷退而顏子孰非相時而動也哉且夫天下之道出與處而已
矣然道之所貴者中而中之所貴者時孔子聖之時者也而禹稷之救
民則賢顏子之修己則賢是果何為也哉蓋其賢禹稷者賢其道之濟
世也道在於進則用而行之而實無異於顏子之樂賢顏子者賢其道
之獨善也道在於退則舍而藏之而實無異於禹稷之行其道同斯其
賢同也是故觀禹稷則知顏子矣蓋禹任司空之責故視民溺猶己溺
而違之於四載之乘者居禹之地則然也顏子無禹之任矣而又何急

馬稷任田正之官。故視民饑猶已饑。而汲汲於播谷之憂者。居稷之地。則然也。顏子無稷之任矣。而又有急焉。向使賡明良於陋巷之居。則過矣。守葦食於唐虞之廷。則陋矣。何也。地以時遷。而道隨時異。使唐虞而春秋。易禹稷而居顏子之地。則知禹門即顏巷也。粒食而葦。歟也。顏其地而亦顏其心。誰謂禹稷之不然耶。使春秋而唐虞。易顏子而居禹稷之地。則知一葦可以濟世也。一瓢可以極民也。禹稷其地而亦禹稷其心。誰謂顏子之不然耶。是故樂顏子之樂。然後可以任禹稷之憂。而大行不為加。憂禹稷之憂。然後有以見顏子之樂。而窮居不為損。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異時而同道哉。此孔子所以皆賢之也。
有一二纖句。不符全體之簡潔。

○○周公之封

節

黃洪憲

大賢述二國始封之定制。所以警魯臣也。甚矣王制之不可越也。以周公太公之功。而封不踰制。若此。則取彼而益此者。抑獨何哉。且夫封建者。公天下之大端也。受之天子。傳之先公。彼狡焉而啓封疆者。非王制也。盍以齊魯之始觀之。蓋今日之魯。固周公始封之魯也。夫周公憑叔父之親。而又有夾輔之功。雖裂數百里之地。而封之。夫誰曰不可。然而建國之始。樹同姓以蕃王室。文昭武穆。封者蓋五十國。而周公未嘗有加焉。則魯之提封。寔得百里而已。當是時也。五服已入於版圖矣。九州咸歸於職方矣。豈其地之不足以封哉。亦曰分土惟三。歲於王府。成王

固不得以其親而私諸其叔父。周公亦不得以其功而私厚於嗣王。是以勲勞雖大。天子之禮樂或可以賜。而受封之地。卒不得過於百里也。何也。取其足以守姬廟之典籍。斯已矣。今日之齊。固太公始封之齊也。夫太公以鷹揚之勇。而成燹伐之功。雖併數國之地。而封之。夫誰曰不可。然而克商之後。頒爵土以尊勤勞。亂臣寧人。封者益非一國。而太公未嘗有加焉。則齊之四境。寔亦百里而已。當是時也。有殷之滅國焉。有周之拓土焉。豈其地之不足以封哉。亦以分封法制。載在典章。天子固不得以尚父之故而二三其命令。太公亦不得以佐命之臣而厚殖其封疆。是以其功勞雖著。五侯九伯之征伐。或可以命。而受地之數。卒亦止於百里也。何也。取其足以守姜廟之典籍。斯已矣。由是觀之。則魯之不可益也。自周公之始封。則然矣。齊之不可損也。自太公之始封。則然矣。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而願欲取齊以益魯。其如先王之制何哉。

予政以華腴為勝。唐江會作。

周公之

黃

○ 君子所性

兩節

黃洪憲

大賢原性不移於所遇而因發其蘊焉。夫仁義禮智性之定於天者也。以是誠中而形外又何外物之能易哉。且夫欲樂者情也而無欲無樂者性也。情因遇生而性非外鑠。君子之所欲所樂而性不存焉者。吾有以識其故矣。蓋天下之物凡以窮而可損者則必因達而有加而吾之性猶故也。不以大行而有加也。凡因達而可加者則必以窮而有損而吾之性猶故也。亦不以窮居而有損也。何也。內不足斯外可加而吾之所得於天者嘗至足也。蓋人性之上不可加一物而况大行者身外之物耳。是故雖欲加之而不可得也。外有餘則內可損而吾之素裕於內

者則常定矣。蓋人性之中，本萬物之咸備，而况窮居者，特容感之交耳。是故雖欲損之而不可得也。夫性定于分，人所同也。而君子獨能不移於所遇者，何哉？亦其養之有素耳。蓋仁義禮智皆性也。皆分之定於天下，而人得之以為心者也。惟君子則性通於天，而不滯於氣。其翕聚也為其基，理足於性而不累於私。其根抵也為益固。繇是克積既盛，而發見自然見於面者，睟然而可親也。形於背者，盎然而可象也。施於四體者，不言而自喻也。至是則內外兩忘，而真機自得。繇是而大行，此心之事業也。而非有加也。繇是而窮居，亦此心之真樂也。而何所損也。所性不存，蓋以是哉。

其文涉近調矣。置之今日，安得有此清裁也。

卷二十一

氏判式生文

萬世習甲丸

萬曆甲戌

月峰先生文

第二十部



孫月峰先生制義序

月峰文僅數義耳而世之稱之

者謂其品在蕭漢冲李九我之

上然則文固有以少爲貴者耶

文者士子英華之氣也平居學

義昧於本原發爲文辭靡靡漫
漫識者譏其英華竭矣雖多亦
奚以爲孔明出師二表可與說
命相表裏彼工於文者終不敢
望其萬一豈非道德積於中而
英華發於外者耶予於月峰之
文知其歷年久而無惡於人矣

固城陳名夏題



孫月峰先生文目

學庸

詩云瞻彼淇

一節

詩云鸛飛戾

一節

忠信重祿所

四句

論語

夫子為衛君

全章

蓋有不知而

一節

禹吾無間然

一節

君子易事而

器之

求無乃爾是

過與

女為周南召

一節

君子之仕也

二句

系月峰高

月一

系月峰高

孟子

詩云迨天之

一節

三代之得天

一節

獻子之與此

之矣

有天爵者有

二節

舜之飯糗茹

全章

補遺

一薛居州獨

王何

子張問十世

全章

文目終

孫月峰稿

固城陳名夏百史手定

○○詩云瞻彼淇澳

一節

孫鑛

大學即詩之誅德者而發明德之極焉夫明德以至善為極也盡其功
 有其驗而民之慕者胥此矣詩人其知學乎昔傳者之意如此且大學
 之道明德盡之矣反諸身而一善未全非明德也徵諸人而一民未應
 亦非明德也淇澳之詩不云乎其稱有斐君子也有曰切磋琢磨者焉
 有曰瑟僖赫喧者焉而又有所謂終不可諠者焉頌武公之膚聖也而
 以大人之學言之非即明德之止至善乎蓋德始於知而行則其踐之

述詩不迫促

總提德字

孫月峰稿

者也。詩人以進德之功難窮，故即物以喻其精焉。其曰切磋，語窮理也。學之不已也。其曰琢磨，語克己也。履之不已也。擇之精，守之一而求止有全功矣。德蘊於中而容則其微之者也。詩人以至德之光莫掩，故屢言以表其盛焉。瑟僖之云，寅畏存也。是亦臨亦保之心也。赫喧之云，光輝著也。是可畏可象之度也。誠於中形於外而得止有實驗矣。此明德也。新民之本所以立也。詩人知之故又贊之以不可誼焉。思勉不事，知行一至善也。而民之仰其德者無所係而不可解矣。聲色不大，容止一至善也。而民之慕其德者無所要而不能釋矣。不有以終明德之效而立新民之本耶。吁，道學自修格致誠正之功也。恂恂威儀修身之

實也。民不能忘家國天下之應也。合此數者而後明德之事全。大學之道備也。論詩者可以知學矣。

語、精詰。尤是引詩體條悉明德至善不見串插微痕。老手工驟舉業錄其識定耳。

詩云瞻彼 孫

○○○詩云鳶飛

一節

孫鑛

中庸引詩以言道於物之動者徵之也蓋鳶魚物也而其動之之機則道之為也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且以物觀物天地間莫非物也以道觀道天地間莫非道也道之費者嘗於詩有徵矣其言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淵鳶胡為飛也又胡為而戾於天也魚胡為躍也又胡為而躍于淵也斯言也然徒咏物已乎正謂夫帝則之察觸目而寓莫掩其充滿之機太極之精即物而存莫已其顯行之妙天高而鳶飛焉其道之上行乎真機溢於目前莫能名言之而鳶露其真斯情見乎辭即其活潑者示之也不然何獨取於鳶也淵深而魚躍焉其道之下濟乎化育盈於

宇宙無能揄揚之。而魚鼓其趣。斯興寄於物。即其自得者。詠之也。不然何獨取於魚也。因其所大而大之。則庶類雖衆。而同此飛躍之機。大莫能載之妙。於此觀其深矣。因其所小而小之。則二物雖微。而實盡上下之理。小莫能破之妙。於此宣其蘊矣。蓋欲言道而道不可得見。故假之物類以喻其發見之精。欲言物而物不可盡述。故托之寫魚以發其觀物之趣。信矣哉。詩人之取喻精。而人之求道者。可以發於詩也。道機充滿流行。只合如此點綴。一味填塞宋儒語錄。不見超舉之槩。亦是文家一病。

○忠信重祿

四句

孫鑠

人君於臣於民。而各盡所以勸之之道焉。夫君者臣民之主也。使非待之各以其道焉。抑何以使之勸哉。此所以為治之經也。且人君之統天下國家也。不得羣臣之心。則無與圖治矣。不得庶民之心。則無與守邦矣。甚哉羣臣之當體而庶民之當子也。然其事果何如哉。蓋羣臣臣也。何以言體也。謂其以一體視之。而不限於形骸之隔也。故待之不誠不可也。養之不厚不可也。其忠信重祿乎。由表之契。各推心以與之。而不使臣之有疑於我也。常秩之賜。必因功以詔之。而不使人之或浮於食也。夫然後手足之愛。行於相接之間。可以啟其矢心之忠。可以作其後

食之教。而所以勸士者在是矣。否則心不足以自信。身不能以自安。自非天下之純臣。其孰能忘私以自效者。而能使羣功之無不勸。以盡忠乎。此欲報禮之重。所以當盡夫體臣之道也。庶民民也。何以言子也。謂其以至親視之。而不計夫上下之分也。故盡其力焉。不可也。盡其財焉。不可也。其時使薄歛乎。力役之征。取其足以終吾事。而妄作以傷民之生者。不為也。米粟之征。取其足以給吾用。而重賦以奪民之產焉。不為也。夫然後父母之恩。達於撫字之際。可以使人之樂輸其力。可以使人之樂輸其財。而所以勸百姓者在是矣。否則力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自非天下之義民。其孰能勉強以供上者。而能使百姓之無不勸。以趨事乎。此欲百姓之勸。所以當盡夫子民之道也。吁。為魯君者。其亦體此道。以御其臣民。而毋徒責諸在下者。

錢統中評。託旨雅淡。居然自勝。體氣清老。為兩扇文。自勝思泉。

忠信重孫

○○○夫子為衛君

全

孫 鑛

二賢不能釋衛事之疑。必借往事而折之於聖也。蓋衛君爭國名之不

正者也。以夷齊反觀其失自見矣。非聖人孰能辨之哉。且衛之事何如

哉。削贖犯其母而讐其子。輒又禰其祖而黜其父。其名之不正。至易明

也。然當是時。衛人之意。以為舍其父而立其子。天下之大公也。祖為重

而父為輕。天下之大義也。蓋國人之論在衛君矣。冉有不安於心。以為

非夫子不能斷衛事。非子貢不能知聖心。故問焉。而子貢亦不知也。故

曰。諾。吾將問之。然居衛而問衛。可謂禮乎。此子貢所以問夷齊也。意以

社稷為重。其棄國而讓者。或未是也。孰知孤竹可以無君。而伯夷不可

孫 鑛

以無父。叔齊不可以無兄。二子者尊父命重天倫。此賢者之事也。胡可
議焉。賢二子而不肖者相去遠矣。然有國而無國能無怨乎。此子貢所
以疑夷齊也。意以賢人猶怨則常人而爭者或可原也。孰知當理無私
者為仁。而讓國所以求仁。去國所以得仁。二子者安天理順人心。此仁
者之心也。夫何怨焉。仁二子而不仁者相去遠矣。若是而衛君之罪尚
可逃乎。蓋衛之立。輒衛之自謂有君也。而不知衛之有君。輒之所以無
父也。天下無父之國。馬有輒而可謂之賢也。輒之自立。輒之自謂稱
祖也。而不知靈公之於前。贖猶前贖之於輒也。天下無父之子。馬有
輒而可謂之仁也。蓋衛人尊輒而不知輒之不可以君衛人。衛人拒前

贖而不知輒之不可以拒前。贖是輒不能引夷齊之義。以自為而衛人
不能引夷齊之義。以為衛君也。使輒不立。則衛何患乎。無君而天下有
父子之倫矣。故子貢出曰。夫子不為也。豈獨以爭之與讓相去遠而已
哉。吾於是而知子貢之善問也。不然。以衛君之爭國而尚有待於親。以
夷齊之讓國而尚有待於問。則智者不為矣。嗟夫。以武王周公之聖人。
而夷齊非之。若仇。則夷齊之論誠未易定。蓋得夫子而稱賢。得孟子而
稱聖。前此無有知者矣。夷齊如此。又奚怪二子之疑衛事。二子發之。夫
子明之。子路又從而死之。信乎天下之大義不能遽定。而當事者不可
無審。嗟夫。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此文作者都從爭讓及觀發論非不是。此文則直從當時設身處衛。描寫一段引夷齊衛輒情事來。黃貞父先生

此文只是爭讓相形。作者操縱有法。以序事為議論。而貞父先生以爭讓及觀不足以盡之。非爭讓及觀何者為此題止義乎。父年而爭兄弟為父而讓。斷案昭然。故先輩只順題成講。不必絲毫別尋枝節也。

夫子

孫

○○蓋有不知而

節

孫 鑛

聖人之無妄作。以學而知之也。夫學而知之者。次也。博聞見而會於心。其於作也。豈有妄哉。子言之。人心之靈。有真知。而後有作。聞見非真知也。然以裨於知。則多矣。豈可少乎。是故知之而作者。常也。然而不盡然也。蓋有未嘗知之。而即見之於作者。斯固諱其不知。而勉強作之也。忘其不知。而率爾作之也。我固無是也。夫我非生而知之也。何以能無此也。聞不多。則隘。然慮其泛也。是故有擇從之道焉。於善精矣。見不多。則狹。然懼其忘也。是故有兼識之功焉。於理備矣。夫不內反於真覺。而見聞是博。若雜語。夫神明之通。然不遺。知於事物。而融徹有幾。寔有得

技求知之要。多學而不總以散。一貫可俟也。耳而目之者無時已融耳。目者亦無時已去。生知有間矣。其次學知。夫豈可為淺見寡聞者道乎。好古而求之以敏。默識可幾也。聞且見之者日益多。超聞見者亦日益多。視天知少讓矣。其次致知。又豈至與離形去知者倫乎。是則戒之所。以無妄作者也。夫以孔子之聖而不貴能作事不作。不必生知寧求知。不如丘之好學信矣。然生民來。未有夫子也。嗟乎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果知矣。即可作乎。曰未然也。夫述不如作。然作不必盡聖。一事一藝皆。有作以當於正術卑之矣。自頌悟之說興而苟作之道起。處士橫時臣。確自謂無前由聞見不能多也。夫惟有真知而後有大作。尾

不多敗不知而知者。未句詠嘆得情。一結見先輩辨異端之學。

盡有

孫

上論 孫月峰稿

○○○禹吾無間

節

孫鑛

聖人深美前聖以其行之無可議也。蓋行有不宜者皆可得而議也。前
 聖或豐或儉而皆宜焉。可得而議之哉。夫子知禹之心故即事以稱之
 也。若曰論常人則易而論聖人則難。古之帝王作者非一人矣。雖未嘗
 無可述而未必無可議也。乃若禹者其真當王道之隆履盛德之至而
 吾無間然者矣。何也。禹之告成厥功也。九州同矣。庶土正矣。他人處之
 必以為事從其豐無傷其為制度之謹也。其受終文祖也。百神享矣。百
 姓安矣。他人處之必以為事從其儉無害其為仁孝之昭也。而禹不然
 也。飲食則躬其菲也。而鬼神乃致孝焉。凡其則壤成賦者不以為口體

之○泰○而○惟○以○為○榮○盛○之○供○矣○衣○服○則○躬○其○惡○也○而○黻○冕○乃○致○美○焉○凡○其○
桑○土○既○蠶○者○不○以○為○文○身○之○資○而○惟○以○為○事○神○之○具○矣○宮○室○則○躬○其○卑○
也○而○溝○洫○之○間○又○盡○力○焉○凡○其○勞○心○而○焦○思○者○不○以○為○爰○居○之○計○而○惟○
以○為○田○功○之○墜○矣○神○為○重○而○身○為○輕○念○其○身○為○山○川○鬼○神○之○主○而○罔○敢○
以○自○縱○民○為○急○而○身○為○緩○懼○其○身○為○匹○夫○匹○婦○之○勝○而○不○敢○以○言○尊○當○
儉○而○儉○是○樽○節○之○度○所○以○昭○也○未○嘗○槩○施○其○儉○也○當○豐○而○豐○是○仁○孝○之○
心○所○以○盡○也○未○嘗○槩○用○其○豐○也○上○昭○二○帝○之○傳○而○克○勤○克○儉○者○溢○於○史○
臣○之○誦○下○開○百○王○之○統○而○有○典○有○則○者○述○于○後○嗣○之○歌○千○載○而○下○猶○可○
以○想○見○其○心○焉○豈○得○而○間○然○乎○哉○吁○大○禹○雖○聖○得○夫○子○而○名○益○彰○矣○
豐○儉○得○宜○道○理○甚○大○作○者○何○得○槩○平○常○而○求○新○豔○

○ ○ 君子易事

器之

孫 鑛

君子之於人惟待之以公恕而已矣蓋公故不徇人之私恕故不責人
之儉也事則易而說則難斯其所以為君子歟昔夫子之意若曰下之
於上也事之者其私也而求以說之者其心也今世之曲意以徇物者
豈不易事乎然而說之又未必難也矯情以絕物者豈不難說乎然而
事之又未必易也乃若君子則既易事矣又難說焉一相與之際而寬
嚴之道具存可供者後必不可得者情也一交接之間而難易之用各
別可效者職而不可投者欲也何也君子之所守者道也所取者才也
如其以道而說之固未嘗不說矣苟或說而非道則雖飾其言以求容

高唐

下

徐月峰

高唐

而其不以言說者自若也。雖善其色以求媚。而其不以色說者自若也。巧言難察也。令色難辨也。君子乃曰。是非道也。是所當遠者也。斯不亦說之者難乎。然此特自說之者言之耳。及其使人也。則不然。惟其人之無可用。斯棄之耳。苟其人有用。則占一善者。率以錄。而初不病之以不能也。名一藝者。無不庸。而初不强之以不堪也。一善易修也。一事易能也。君子乃曰。是皆器也。皆所可使者也。斯不亦事之者易乎。是蓋以公心待天下。而不徇於易溺之私。以恕心量天下。而不蹈夫過求之弊。將以為君子之難近乎。而易事者在人。固不得以難視之也。將以為君子之易親乎。而難說者在人。又不得以易視之也。易事故人之有解。

者無所棄。難說。故人之懷私者無所容。君子之心。至是可見矣。彼小人者。惡足以語此。

只註言公恕二字。已盡題情。至於首句自易事到難說。下二句自難說。繳歸易事。首尾迴環。一句倒不得。此文如題還題。前截不倒。提難說。後截不順。講易事。而大臣主德套話。不粘一字。固由惡習未開。亦由認題真確。此真會元文字也。願與天下共讀之。艾千子。布置似稍密矣。密而有疎氣。古詞動盪。無一浮采語。得通篇之勢。所以不可及也。

君子易 孫

○○求無乃爾是

過與

二

孫 鑛

聖人以賢者之黨惡而詳責其過焉。夫顓臾之伐其罪在季氏而其過在求也。若而求也律以周任之言典守之責得辭其過哉。且伐國非大夫之分况逞其兼併之謀尤為不軌坐觀非人臣之義况濟其貪得之私尤為不忠。故將伐顓臾季氏之過不必言矣。而夫子歸其過于求者蓋求仕于季氏嘗為季氏謀則此議未必非其所釀成也。而不知今日之顓臾論其受封周天子割之為東蒙之主論其分土周天子界之為藩內之邦論其賜爵周天子列之為社稷之翰。即斯三者彼季氏何以伐為。為求者當季氏起欲伐之議曷不以此告之及其事已前而救無

史遷之神

孫月峯稿

及也。乃以二臣不欲之言自諉哉。縱顯史之伐為季氏之欲求亦無辭於周任之言。典守之責矣。人臣盡其職則必居其官不能盡其職則有去而已矣。不能盡其職而不去非惟危不持而顛不扶失循之相且聽季氏之欲而莫之制。虎兕出柙矣。龜玉毀楨矣。大虛兕在柙而出龜玉在楨而毀則其過不在虎兕龜玉而在司柙司楨之人。求將專過于季氏。夫子欲之似也。吾未聞家有諍臣而干名犯義之事。季氏敢不顧而冒為者也。求將辭過於已。二臣不欲似也。吾未聞臣竭忠言而倒綱逆常之事。季氏敢不聽而竊為者也。是誰之過與。信乎求之過也。君子曰彼求者難乎其為孔子之徒矣。○於裁判處見其順題。今人無此變體。

○○女為周南

節

孫 鑛

聖人訓子以學詩而以不學者戒焉。夫二南備修齊之道。詩之始也。欲免面墻而可不學乎。夫子之告伯魚若曰。先王之治必自身家始。其要可循也。是故明得失莫辨乎詩。厚人倫移風俗莫近乎二南之詩。女其為周南召南矣乎。閨猶有成風之風雝巢之篇。盡文德之儀。刑一諷詠間而宇內在也。非陳迹也。使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則無論宣鄉國之教。即身範其疎矣。無論行四方之風。即家法其乖矣。道本無壅蔽而自為壅蔽。寤寐何求百兩何御。雖基化閨門之義。揭白日然而其目既障。咫尺弗能覩也。

道本無窒礙。而自生窒礙。孔通何慰。蔽芾何思。雖端本室家之要。若大路然而其徑既迷。跬步弗能前也。師文王而不誦文王之詩。奚能以冥心合矩法。周召而不考周召之迹。豈易以忘筌見功。不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然則求免面墻。周南召南不可廢也。僅免面墻。周南召南未足多也。夫子過庭之訓微矣。

故為勁調。此官稿習氣。如月峰作。猶不至草畧無文也。然亦有一二字未妥處。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孫鑛

君子以仕為心。其所重者義也。甚矣義之於君臣大也。君子之所重在

是安得而不仕哉。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謂夫以道觀氣運。雖有通有

窮。以義論君臣。則無與無廢。丈人之以隱為高。畔義甚矣。寧知君子之

心乎。何則。君子之仕也。立人之朝。官守之責。寄焉。受人之爵。民社之務

委焉。若此者。固非以貴之可欲。而為是以狗之已也。亦豈徒以世之不

可忘。而為是以濟之已乎。正以臣之事君。義也。何事非君也。所係甚重。

安得以高夫不仕之心。君為臣綱。義也。率土皆臣也。其令甚嚴。豈得以

守夫難仕之節。思明良喜起之風。願為股肱。以戴元首。亮其工焉。熙其

載馬此身。屬翼之餘。民生之綱常振矣。念尊卑勞逸之分。願偕庶士以媚一人。矢其心焉。殫其力焉。此身驅馳之際。天秩之彛倫叙矣。由是相須之殷。典則君君臣臣。允符乎千載之逢。世之福也。君子之慶也。其義固燦然明也。即或相遇之疎。與猶栖栖皇皇。幾於一時之合。時之艱也。君子之不幸也。其義亦昭然在也。必如是而後非廢義之人。必如是而後非亂倫之士矣。不然是天下皆有君而我獨無也。是分在於人臣而非事君也。即有高潔之操。亦何取焉。從君子欲仕之心。經緯大義。與因之先生作同。而朴茂更勝。

○詩云迨天之未

一節

孫鑛

詩人於預防之善。而聖人與其明於治焉。夫為學有道。而於早者斯無患也。詩之取喻精矣。非知道者孰能為之。孟子慮為治之失時也。故言之。若曰。不易保者治也。而至難得者時也。及時思治。吾嘗有徵於古矣。彼豳風之詩。周公念王室而作也。始焉慮患周而能防於未雨之先。終焉歲身固而可免於下民之侮。蓋所託者物也。而所喻者治也。其慮遠矣。故孔子贊之曰。作是詩者。其深識治道者乎。何也。人君之所保者國也。棄之不理。則患必生焉。圖之不豫。則勢無及焉。苟審機於先事。常懷陰雨之謀。則保邦於未危。奚有侮予之患。紀法以經國家。猶桑土也。

引詩以簡勝留後未地步

能舉夫當修者。及時而整飭之。苞桑之固係矣。封疆以衛國家。猶藩戶也。能即夫當謹者。及時而輯寧之。禦侮之計得矣。故其以未雨喻時也。是知乘時之道也。內安外寧。機會若有待焉。一先圖間而禍亂之端。可永息者。誰窺伺哉。其以為巢喻治也。是知保治之道也。治人治法。社稷均有賴焉。一加意間而保障之功。可永存者。誰起彙哉。信乎治非可恃。保之于萬全者。憂常先也。患不易弭。銷之於未萌者。謀常預也。其道固如是也。周公豈欺我哉。誦孔子之言。想周公之治。則凡時當閑暇者。皆當預防於蚤矣。於乎孔子之於周公。寤寐不忘者也。君冲年而向學。世太平而無隙。此亦聖人之一時已無逸之作。豳風之陳有以也。

尾

重發末句。照應及時。後人以相道立論。又以周孔對舉。皆題外枝葉。能治句。即詩詞隱筆。指一光景與時文便路不同。

詩云迨

孫

湯○放○之○微○是○則○夏○之○天○下○雖○至○今○存○可○也○商○之○得○也○以○湯○之○仁○而○其○失○也○則○紂○焉○紂○惟○不○仁○故○武○王○伐○之○微○是○則○商○之○天○下○雖○至○今○存○可○也○周○之○得○也○以○文○武○之○仁○而○其○失○也○則○幽○厲○焉○幽○厲○惟○不○仁○故○西○周○既○東○而○遂○以○不○振○微○是○則○周○之○天○下○雖○至○今○盛○焉○可○也○方○其○天○下○之○得○天○下○非○其○所○素○有○也○天○子○之○位○非○其○所○素○居○也○然○惟○其○仁○故○天○下○戴○之○還○相○率○而○歸○之○而○禹○湯○文○武○欲○終○守○臣○子○之○分○而○不○能○阻○其○來○及○其○天○下○之○失○天○下○乃○其○所○素○有○也○天○子○之○位○乃○其○所○素○居○也○然○惟○其○不○仁○故○天○下○叛○之○遂○相○率○而○去○之○而○桀○紂○幽○厲○雖○欲○一○日○安○於○臣○民○之○上○而○不○能○挽○其○衆○吾○是○以○知○天○下○大○物○也○仁○則○得○國○恒○於○斯○而○後○世○苟○如○三○代○之○前○之○仁○未○有○不○如○三○代○之○得○天○下○也○不○仁○則○失○國○恒○於○斯○而○後○世○苟○如○三○代○之○後○之○不○仁○未○有○不○如○三○代○之○失○天○下○也○桀○之○何○卒○多○安○於○不○仁○焉○是○何○禹○湯○文○武○之○寡○而○桀○紂○幽○厲○之○多○耶○

只○口○頭○語○並○不○添○出○一○句○然○展○轉○不○窮○局○大○而○情○深○格○高○而○法○老○洵○是○文○章○鼻○祖○局○陣○仍○得○之○大○蘇○而○氣○骨○直○逼○西○漢○矣○張○侗○初○評○具○區○以○兩○區○咏○嘆○三○代○月○峰○亦○講○三○代○總○見○得○失○勢○以○險○而○穩○局○以○變○而○正○似○更○過○之○

○獻子之與此五人

友之矣

孫鑿

魯大夫之所以取友有合於費君之所以取友焉夫古人取友皆以德也一見於孟獻子而再見於費惠公君子其知取友之道乎嘗謂友惟友德則匹夫足重而家國不足挾美哉不挾之風予於獻子惠公有遐思矣獻子之在當時吾聞其與五人友矣獻子與此五人友也以此五人貴己之德而忘獻子之家是以獻子輕己之家而重五人之德向使此五人而有獻子之家則貧賤而趨富貴者也獻子奚與之友乎吾於是而知獻子非五人不友五人非獻子不得友獻子之於五人可謂相成者矣夫獻子百乘之家也○古人樂道而忘勢詐一獻子哉○雖小國之

君亦有之。小國之君，費惠公是也。惠公嘗有言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夫惠公富，可以恃貴，可以恃者也。而乃上師子思，下友顏般，即其言而其心之必以道德尊人可知。即其所以言而其心之不以富貴驕人可知。是惠公之與獻子均一貴德之心，其名之傳於萬世者，重道德之士而傳也。子思、顏般之與五人均一盛德之士，其身之重於萬世者，輕富貴之身而重也。否則上挾貴而自尊，下負德而自樂，畎畝一介之賢，有國家者求與之見而不可得，得與之友哉，甚哉友之不可挾也。

題易結構而難於流逸。

〇〇〇有天爵者

二節

徐鑿

大賢以天人論爵，而因發其思。古之心焉。蓋爵有天人，而人之從事于天

者，同理也。古人知有天爵而已，何容心於人爵哉。孟子言此為世之急

人爵者，傲也。意謂古之君子所以顯當世而享盛名者，不惟有勢分之

榮，而寔有性分之榮也。吾嘗辯爵於天人，而深有感于古矣。蓋爵一也，

有係於天，而以天名爵者，有係於人，而以人名爵者。天爵何也？有貴於

己，為仁義為忠信為樂善之不倦，其用以寵綏者，天也。非人也。夫是之

謂天爵耳矣。人爵何也？爵人于朝，公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其所以予

奪者人也。非天也。夫是之謂人爵耳矣。然天爵在戒者也可修也，不可

夫也。人爵在外者也。可得也。不可求也。不觀之。古人乎。爵我。以仁義者。天也。吾樂焉。吾修焉。而人爵之由仁義而至者。固理也。古人無心也。知有仁義而已矣。爵我。以忠信者。天也。吾樂焉。吾修焉。而人爵之由忠信而得者。亦理也。古人無心也。知有忠信而已矣。天爵之修。惟勉之。不怠。而未嘗假之。為求爵之媒。人爵之從。雖受之。不辭。而未嘗幸之。為修爵之效。推其心誠。有天爵。既修。而人爵不從。古人亦付之人焉耳矣。今也。不然。此爵之所以不明也。可勝惜哉。雖然。人爵。人主之孫柄也。舍是莫奔走天下矣。而古乃不重馬。則人主之操柄。將何施乎。禮曰。以德詔爵。是爵者。德之表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豈曰。人乎。謂爵為人。孟子蓋

結林德似漢文

感於衰世。云。中無所有。而徒擁虛器。非其質矣。魯連。飛一矢。却侯封。雖無當於天爵。然亦能輕人爵者也。當戰國之時。天下尤趨勢位。其始。玄音淡理。使人讀之意消。韓求仲先生。具區作以精嚴勝。不若此作。既落處。寬衍有體。天爵既脩。而人爵不從。古人亦付之人耳。一語具見學問。

有天

孫

無管於天。魯。然。和。耕。踐。人。魯。皆。也。山。當。輝。因。之。朝。天。下。以。鮮。赫。也。非。其。實。矣。魯。與。樂。一。夫。特。好。佳。也。

○○○舜之飯糗茹草

全章

孫 鑛

聖人之心。貞於所遇者也。夫遇有窮達。而所性不存也。舜之窮於始達。於終。而其心貞。夫一焉。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之。且自匹夫而有天下者。上古以來。惟舜一人也。故孟子叙而贊之。以為天下有不同之遇。而聖人無不同之心。以其得於內者深。而見於外者小也。吾嘗邇舜之始矣。側陋未揚。而微庸未及。則既窮而在下。而為匹夫之賤矣。時則所飯者糗耳。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所茹者草耳。無以異于歷山之耕夫也。即其所飲食。而凡平居之有事者。固非極天下之菲陋。舜其何以自適耶。乃其心則以吾既賤而為匹夫。則今日之所處者。皆匹夫之宜然。

孫月峯高

者也。雖木石鹿豕而終身與之共焉可也。而歆羨之不生也。雖耕稼陶
漁而終身安其業焉可也。而隕獲之不作也。推其怡然之心。夫豈有期
於他日之富貴而少慕于外哉。又嘗稽舜之終矣。元后終陟而曆數有
傳。蓋已達而在上。而為天子之尊矣。時則垂衣裳以聽天下。而衿衣之
在躬也。鼓南薰以解民愠。而琴瑟之在御也。嬪于虞以觀厥刑。而妻帝
之二女也。即其所服御。而凡一朝之所饗者。固非極天下之偉麗。舜其
能以無變耶。乃其心則以吾既貴而為天子。則今日之所處者。皆天子
之宜然者也。雖以天下奉一人。而處之若素。適得吾體也。雖以一人享
天下。而居之不疑。不失吾常也。推其渾然之心。夫豈有思于昔日之貧

賤而少動于中哉。夫處窮而安于窮者。可以為難矣。舜有天子之德。而
阨于匹夫。是尤人情之所難也。處達而安於達者。可以為難矣。舜自匹
夫之賤。而進為天子。是尤人情之所難也。孟子守百世之王。而獨上喜
乎虞舜。不以此哉。
以人情貧賤易觀。體貼聖人之心。更不必多及太虛空明等語。見理
精確。其文詞如布帛菽粟。可以救一世之飢寒矣。

子實不以此為... 夫之類... 孟子... 孫鑛

○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孫鑛

一君子難於正君。則知進賢貴廣矣。夫君德必成於多賢也。以一居州之進而欲宋王之善也。不亦難乎。孟子廣戴不勝之意。若曰：君德之成敗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然一欲王之為善，一欲王之為不善，則欲王之為善必君子滿朝，而小人無一側馬，後可也。子之進居州似矣。而吾猶為居州慮也。彼宋王之廷，長幼尊卑，吾能必其皆薛居州乎。而其非薛居州者，衆也。不能必其皆薛居州，而又不能不疑其皆非薛居州。則今之在王所者，特一薛居州耳。其長者幼者，吾不可知也。其尊者卑者，吾不可知也。居州雖欲正君，而羣邪之所鼓，恐無以澄王之慮。居州

孫鑛

雖欲匡君而羣枉之所惑恐無以養王之聰持正論以格君之非者一發其所以然之故此先華順題慶君子也而投王之好縱王之欲者且盈廷焉則王方有善心之萌而衆欲攻之明者將復銅矣居州雖日以聖明望王而入告無所施其謨其如王何哉執讜議以關君之邪者一善士也而中王之志遂主之雄者且盈朝焉則王方有良心之感而衆惡格之良者將復襍矣居州縱時以神明願王而忠言無所究其功其如王何哉君子之言直而激本非王之所樂聞况以一人獨諍於上則挽之而不足是非王之過也雖英明之主非群哲之夾輔鮮有不納于邪者一居州謂之何也小人之言甘而和本為王之所樂聞况以衆人鼓煽于側則敗之而有餘亦非王

之尤也雖清明之德遇羣小之交攻鮮有不入于汚者皆非薛居州致之然也故究其進退居州非惟無以善王而小人排結似難以在王之所論其成敗小人非惟足以蠱王而讒邪日盛必致于剥王之忠彼居州者從孤忠自許竊恐宋王終難獨斷也子為宋王謀其廣忠益集衆思母徒以正君之功責一居州也哉皆題中所應有位置安適不得不推前輩

一薛居州

孫

○○○子張問十世

全章

孫鑛

聖人之知來。驗之往迹而已。蓋往者來之鑒也。因往推來。百世可知矣。
 十世云乎哉。且天下理而已矣。綜天地之始終。貫百王之沿革。皆不能
 外焉。聖人獨立千百載之上。而千百載之下。舉坐照焉者。用斯道也。子
 張以十世可知問乎。而不知三代之迹。蓋燦然矣。不以往迹稽之。其道
 無繇也。夫子告之曰。子以十世果難知乎。吾則以王天下者。必有禮以
 立一代之紀綱。亦必有制度以成一代之體統。而殷之繼夏也。嘗取其
 禮而因之矣。取其制度而損益之矣。周之繼殷也。又取其禮而因之矣。
 取其制度而損益之矣。夫聖人豈不能剗制立法。建無前之大猷。而綱

孫月峯稿

常○懿○典○不○隨○世○而○轉○移○則○其○為○萬○世○不○易○之○準○可○知○也○亦○豈○不○欲○沿○舊○
嚴○故○享○守○成○之○令○譽○而○度○教○儀○文○必○隨○時○而○變○易○則○其○為○一○代○更○新○之○
制○可○知○也○其○或○繼○周○而○起○者○明○聖○不○必○盡○三○王○行○事○不○必○類○三○王○而○要○
之○修○禮○教○以○崇○國○紀○今○猶○昔○也○因○時○勢○以○定○規○模○今○猶○昔○也○其○因○乎○損○
乎○益○乎○百○世○之○遠○歷○歷○可○睹○矣○十○世○之○有○哉○蓋○禹○湯○文○武○之○聖○既○以○聚○
百○代○之○精○華○而○夏○后○殷○周○之○迹○亦○以○際○萬○年○之○變○態○故○以○此○推○之○百○不○
一○失○耳○不○然○而○憑○藉○術○教○吾○亦○安○能○知○之○

縱橫出沒莫可拘執時製中古裁原評極簡鍊之文須細看篇中

曲折接遞渾融無迹慶轉下其或繼周句更奇宕張爾公

